

莊

子

通

莊子通卷第十

沈一貫註

盜跖第二十九

雜篇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才。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從才用反。樞戶破人樞戶而取。

物也。小城曰保。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子也，弟爲盜。

跖爲天_一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彊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夫音扶，竊音標。

爲去聲，下請爲爲我竊爲使爲皆同說音稅，馴音標，易音異。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濟人肝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

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諛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

膳

餽布吳反日申時食也夫音扶冠枝去聲枝木之冠言多飾如枝死牛之脅謂革帶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謂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立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寧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

復去聲反走小却行也少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去聲中去聲使去聲使爲如字爲去聲共

音恭行去聲

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扶譽平聲好去聲背音佩下同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駕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

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乎而乃謂我爲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
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
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
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奚足貴邪

據音象場羊亮反處上聲行下孟反說音稅去上聲
蒞莊居反以爲去聲下同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剝
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堯不慈不
傳子也禹
偏告治水勤勞致偏枯之疾孰熱同強上聲行下孟
反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
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行下孟反爲
魚玄養食音

副背倍同磔 11 客反操七曹反難去聲麗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
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說音稅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
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
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
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樂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于之道狂汲汲詐巧
處爲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說音悅復快又反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立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局虎須殺不免虎口哉

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幾音祈舊註辨

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是亦可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加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行下孟反夫音扶幾音機要也

言爲名與利固當脩行若爲心尤不可一日不脩行也滿苟得謂名利不在脩行在無恥而信若棄名利而爲心則士豈能獨抱其天而絕人間之事

乎猶取信之一字者蓋無信雖錙銖刀錐之事不可行故不得不存之耳義不主財則名利之仇也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執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訪傳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无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行之情惇。黜於曾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臧聚謂臧獲羣輩。行下。孟反。下同。相去聲。

言管仲孔子心雖非之而不能不下之言與行違也。天下執而已矣。

子張曰。子不爲行。將使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䟽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

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

疏竦同長丁夫及下同五

紀五倫六位四方上下別彼列反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適丁歷反爲名爲利去聲吾日與子訟言昔日嘗與汝諍於無約之前云云也

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仁比于剖心子脊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輒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

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鮑子立

而食于貢曰汗其君者不食其祿惡其政者不踐其土于惡其君胡食其蔬乎焦遂棄其巵而立槁於洛水之上申子謂中生我子不見毋不聞匡子匡章

此等文字此等議論必非出於莊子而其口氣却從莊子來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為法之敝一至於此還不如迂儒仁義之談尚顧惜體面也莊子九泉之下見之亦必咋舌自痛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詢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讀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祖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大音扶樂音洛知去聲正同處上聲分
扶問反去上聲監聲敬戒也

故推正不忘言爲理所縛也。知和云云者言此人

自以爲絕俗過高之士其實全無道理所以墮古
今辯是非者不過世俗之變化棄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
秉人之知謀而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
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執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
爲故讀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句無以

爲故不求句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者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

外也反監之度句執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窮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

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

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伊行快印云堯樂音
洛惡月聲夏音變

天下雖非我就能辭之言孰不好之也知者之爲

故云云者言知者之所爲動則以百姓爲心而不

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故其心常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爭也反監之度言反而監之於禮度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行逆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矜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孩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

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皆遺亡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管同，籥音藥，兼苦，管反，器力，刀反。

倭音礙，五代反，飲食至咽爲倭，溺奴手反，洩便也，馮音憤，馮氣滿，畜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則馮音憑，下同，舍上聲，醮音焦，樓疏重樓內，西，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單音丹，繚音了，反繞也。

富人享受踰分，聲色臭味感動其身，而使之溺喪
於中，以忘其本分之業，可謂亂矣。多食而肥，於是
咽於上而爲倭，洩於下而爲溺，行若負重物而上。

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已之心，貪權以竭人之
財，禍唐靜則數洩而溺，體澤故憑物而行，可謂疾矣。
財有餘，徒滿積，彼堵墻下耳，而尚不知辭避。且馮
於心，而不舍空貽銅臭，可謂辱矣。多而無所用，翻
爲物所役，懣煩焦勞，日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居
則疑劫，請之盜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周其樓疏
外，盛其僕從，可謂畏矣。犯此六患而不知省，一旦
患至，求平常之福而不可得名，與利於是乎兩失。
豈不哀哉！而世方繚意絕體，爭此禍媒，烏可不謂
之大惑也！此狀富人之苦，頗快意，可誦。

說劍第三十

雜篇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惟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音悅悅大王下當此說音悅
垂冠將鬪冠故冠低也曼胡之纓籠纓無文理也曼
莫干反短後之衣便於事也瞋亦真反語難好語難
能之事也

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令平聲敦音團聚也所奉皆可無不可也然且有二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乎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

爲脊周宋爲鑢韓魏爲缺包以四夷漢以四時繞以
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二案之無下
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
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
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鑢以豪傑士爲缺此劔直
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地方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
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

報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燕平聲鉗劔刃也鐔音淫又徒南反劔鼻又劔口又彘環夾劔把鉞

同知勇音智竊爲去聲上上聲下同三環繞繞三周不能坐食也斃自殺也

說劔一篇全無意况人非莊子人學非莊子學文

非莊子文使莊子說劍必有徐無鬼戴晉人等一段精彩正恐其不屑爲二人事耳此文若戰國中
新習口吻小生所爲而以辱莊子亦其生平口業
報、

漁父第三十一

雜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揚

也上上聲節音飭齊民齊等之民也與平聲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
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八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
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
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
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
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
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
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
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
無君侯有司之執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推汀雷反還御音
旋向孿女加女苦
二反牽引也咳苦代反垂吐臥反相去聲好去聲少
去聲治平聲下不治去聲長丁丈反勝音升行下孟
反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

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折交離親
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
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
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
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
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入疵無行四
患而始可教已

好去聲譽平聲兩容頰適言善惡皆
容口頰順之也挂音卦叨音百知去
聲更平聲狠胡懇反去上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園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外乎亦外乎惡去聲

音朔離音利處上聲好惡去聲幾音雞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情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欲而晚聞大道也

強其丈反下同樂音洛下同處上聲祿與碌同湛丁南反音耽又音沉下同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取

乘

刺七亦反還旋同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伋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問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旁步浪反乘音盛下同倍音據要
屢同折音古語女音御汝夫音扶

長上聲下退嫁反

列禦寇第三十二

雜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
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
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
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
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
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
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旋
履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
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

瞽茂務二音方道也惡音烏餐音餐
謀音喋圖譜也言形見於外如譜第

也整音齊亂也夫音扶食音嗣贏音盈乘音盛知音智敦音頓整也實價同必亦反通客之人既先典反焉於凌反本才本性也告入聲知去聲

列子曰我食於賣饗之家十家而五家先饋敬我者如此其多也蓋由我真誠之心未盡融釋故致矜飾之容憚然暴露以鎮壓夫人之心使人移其所以貴貴老老者以事我雖曰敬我實禍我也夫賣饗者特爲食羨之貨以求多餘之贏其取利甚薄其制權甚輕可無求於人矣而猶儼然禮我如此况萬乘之主方身勞於國而不得依智竭於事而不得理聞我有異必將任我以事而驗我以

則吾逐外物而喪直德矣吾是以驚而不往伯昏
瞽人曰善哉汝之觀乎能自審矣汝其居矣勿往
矣人將聚而從子矣此非許之之辭蓋諷之欲其
盡鋤形謀之光也而列子未能無幾何瞽人往見
之則戶外請益之屨滿矣瞽人望其堂北面而立
以杖拄頤少間不言而出掌眉弟子以告列子不
暇納屨提而跣足追及之於門請曰先生既肯惠
臨而不以一言教我乃遂去乎瞽人曰已矣不必
言矣我昔固嘗汝曰人將聚而守汝果守汝矣顧
人所以保汝者豈汝能使之乎真性自流直機自

合明於真者不當使人之保已而當使人之無保
已汝不能也焉用人之保爲哉感人以和徒出怪
以驚衆也必且有人來搖動爾本性矣以真遂妄
甚無謂也與汝游者皆出汝下又誰告也卽有所
告不過萋萋小言非藥石盡鴉毒也吾固告汝矣
汝莫覺悟又安用誰何而請益也吾聞之巧者勞
智者憂惟無所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游汎乎若不
繫之舟何者以虛心而游於世已忘其德而人亦
忘其德故完其真而復其性也自是之後列子閑
居鄭園四十年而竟成風仙豈非師壺子而友齋

人之功哉。

鄭人緩也。呻吟喪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澗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文動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闞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緩人名，呻吟，誦讀聲。喪氏地名，祇適也。翟墨，翟墨之師也。粹，于骨反。

緩受學於裘氏，僅三年而成儒，大有餘資，足以潤

其三族因資其第使之學爲墨第旣成墨儒墨各以其道相辯于其父前其父右祖墨氏緩積不堪十年竟自殺死之後見夢于其父曰使爾子成爲墨者吾之力也爾胡嘗視我善哉而使我不道天今我墓上之木拱矣死猶恨之如此若緩可謂不達哉蓋造化之報人不報其人之人而報其人之天天性可儒則儒天性可墨則墨非其人之能儒能墨乃天之報以儒報以墨也今翟之能墨造化故使之也而緩以爲己功而驕其親此何異齊之飲井者相拌也鑿井得泉地所報也而人誇以

爲功以粹人之飲功然乎哉。緩之貪天，齊人之貪地一也。故曰：今之人皆緩也。蓋非獨一緩而已也。是故有德者以忘智任天，故稱德有智則非德矣。有德尚然而况有道者乎。若緩之自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任天者安有此刑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心自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見見成，成停停，當當在。衆人此心不滅在聖人，此心不增。聖人只深自悟。

入直下便是虛通寂靜明妙安樂世人不知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更向外求加之一分卽太過損之一分卽不及所以終身不得安穩故聖人未嘗有不安世人未嘗有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易音異

如人在家者終不說回家如人識路者終不說問路論道者必非知道者也知道而至於不言乃真知也言之者淺乎其知者也故曰人也故求道者雖未得道慎弗論道有若無實若虛庶幾人

聽而塗說猶棄之耳。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此又學者所當知。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泚音平漫。朱且反。單音丹。盡也。

任公子以五十牯餌釣，三年不得魚。終得大魚，朱泚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終無所用其巧。吾將誰之？是而誰之？非誰之從而誰之？達使大瓠而逢惠子，終將掊之。無幸矣。使大樽而遇小匠，終將伐之。無幸矣。使大用者必有用，則世皆任公子也。任公子何以見稱？使無用者必有用，則天下皆掊也。

樗何以獨存人弗以朱泚漫之弗售而遽笑之哉
吾惜朱泚漫無所售其千金之技而至今爲讀莊
子者所笑不能不撫然歎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
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蓋惡人心之有必也甚哉必
之害大也聖人無心雖其理必然而猶不敢必故
大順而無爭衆人不然雖理未必然而猶必之故
有爭而至於兵夫兵家之言不可順也凡物可順
而兵不可順順於兵故動有求而亡徵見蓋旣已

為兵矣豈有順哉至人之於讓德也。焉而况於
爭至於爭非吾類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涉而欲兼濟
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
知大寧。知音智下焉如如同離去聲苴音蘇反甘如字
又音酣冥如字又音眠

苞苴以儀物相饋送也。竿牘以書札相往來也。小
夫之知所終日營營而辨者。不過此事。上焉者以
此周旋人情下焉者則攀援結納。為請寄之事。奸

利之謀、敝一生之精神、於蹇劣淺小之處、而曰我能兼濟道物、大同形虛上、可以包裹道德、而超虛無之境、下可以惠澤萬物、而爲形生之主、將誰欺哉、若是者、迷惑於宇宙、而不知古今上下之大觀、爲形所累、而不知降衷受才之太初、至人不然、收斂此項精神、歸之於未始有始之域、而酣眠乎無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而泄乎太清、流乎無形、至靜之中、有動存、泄乎太清、至動之中、有靜存、動靜不離其根、故動亦靜、靜亦靜、而謂之大寧、悲哉乎、汝小夫之知、算頭算尾、言利析於秋毫、自謂

人事鬼事無所不知矣。而不知大寧之爲何物。終日膠擾紛紜而草草以死也。可惜來宇宙中也。走一遍禮教之衰流而爲苞苴竿牘而猶自托於鄒魯之微言。莊周疾之故有此論。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爲去聲使去聲

乘音盛下同說音悅既於解反載古獲反黃穢而黃熟也座徂禾反舐音視痔治紀反

項無餘肉而枯槁耳無潤澤而黃薄商之所短非自狀其昔之困乃陰以此譏莊子也醫以瘍醫爲下瘍之中尤以痔醫爲下痔醫而舐尤爲汗辱故事愈下賞愈厚子豈舐秦王之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自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古。級魚及危也。夫音扶，與音餘，離音利，施去聲，賈音古。

貞幹猶云梁棟也。易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而事依以立也。飾羽而畫，脩飾羽旄而加之以畫綵，可觀也。以支爲旨，以繁節爲正意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言堅執己意，必以繁僞示民而不知民心之不肯信從也。受乎心以心識用事也。宰乎神，割裂其神明而不完也。上民爲民上也，彼宜汝與予，願與言，仲尼與汝心相合，與汝以彼能代己養民。

與誤用之則可簡用之則不可將使民離真而學
僞非所以示民也必貽後世之患如爲遠慮不如
勿用也難與共爲治也至人之治使民被而不知
彼且施於人而不忘如天布濩之治不若是也商
賈雖爲利猶以無心求之若斯人之有心營營雖
商賈弗齒也而猶自齒於士之列形雖士而神弗
齒爲士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
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天免乎外內
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訊音信問也

外刑則刀鋸斧鉞桁楊桎梏是也。內刑則吉凶悔吝生乎動。過思過為離。緣督之中是也。闇人之懼外刑者。金木二物。訊拷之懼。內刑者。陰陽二患。薄蝕之。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夫非罪之刑。人固不可知。至於陰陽之患。誰能免者。晏然體逝。出於老病死苦之外。非赤灑灑地。圓陀陀地。活溪溪地。烏能到此。為不善者多於夜。故曰宵人。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晷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

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
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
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
徵至不肖人得矣愿音願謹慤也益音溢震音震緩
武諫反鈇胡旦反卒寸忽反知音

智虎上声

此亦人間世之意與貌愿而益言貌雖慤而心實
漫溢也長若不肖言内有所長而外似不肖也順
懷而達言巽順懷急而達於事理也堅而縵形如
堅固而實散漫也緩而鈇外若和緩而實鈇急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父音甫偃紅矩反僂音呂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公士一命大夫二
命卿三命也偃曲背僂曲腰俯身伏循牆而走不
敢當路也正考父爵愈高而心愈下其謙如此而
人亦不敢以非軌之事侮之也而夫凡夫也呂鉅
夸大車上僂援綏而作矜態也名諸父呼諸父名
也唐堯許由其讓如彼斯人相去何遼遠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

視而敗矣

曠音接

人惟一心心者神明之虛位也管子曰館不辟除
人不來處心位不淨神明寧復來舍止乎神明之
位而爲六慾所據則道不居雖能除欲而有除欲
之心在於曾中此所謂德有心也謂之理障爲害
復與欲障等此用智自私之過也故曰賊莫大焉
既有理障不能除障而更爲智以察之心上加心
知上加知所謂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是之謂心
有睫賊又莫大焉蓋心有睫則內視之意必勤防
於東而生於西如破屋禦寇相似敗可必矣故程

子定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黃檗師亦曰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

相貌舉心動念卽乖法學道人悟心體便於

心上生心着相脩行皆惡法心自無心亦無心

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

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好去聲叱匹爾反

仁義禮智中五行之德不執皆吉執之皆凶而執

中之害尤甚何也彼皆自謂偏德如春夏秋冬迭

運迭已當其時則凶過其時則止若非中而妄執以爲中不肯少加變通舉一而廢百害可言哉故曰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訑訑拒之於千里之外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不時而稱中者吾未之謂中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虫敢八者俱過人也困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傀於大
及於小

智下同傀公回反偉也

極窮之道有八必達之道有二有形之府有六極
究也必央也府者聚也美好也髣髴也脩長也偉
大也強壯也娟麗也勇健也果敢也八者過人之
事而實窮之基如桀紂智伯是已緣循杖物而行
者也偃俛不能俯執者也困畏困苦危懼者也三
者皆不及人之事而反爲達之本孤臣孽子操心
危慮患深故達也凡有知慧者皆外通多能而無
內蘊之明凡爲勇動者皆躁擾多怨而乏安靜之
福凡爲仁義者必責望四集而抱副稱之憂達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爲而倕然恬解矣達知之

情者則消然釋散而無所係累矣。達命之情者大達則任其所止而休焉。與化俱逝。小達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不與之爭。皆無所苦矣。此所謂形有六府有象而必聚會者也。

人有見宋主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侍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卷

乘音盛銀丁亂反謂
鏈破也重平聲鑿音

梨纒龍黑龍也領音憾整音躋

驕稚驕矜而稚視莊子故莊子亦以父自處而子
訓之以報也緯蕭織葦爲薄也珠者龍所甚愛今
乘其睡而取之龍寤必且來索子尚有遺類乎故
以石鍛碎之今子竊宋王之車以來乘其不覺而
取之也宋王寤必且誅汝矣此真實語非獨爲驕
穉抵對覽者危之惕之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使衣食並去聲夫音扶

此與龜喻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爲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齋音資

楊王孫最得此意歷觀古來厚葬者皆不肖人薄葬皆達者嗟夫孟嘗君安在哉桓司馬安在哉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

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音扶

是非彼我然不然不可復通爲一謂之平明於道之大宗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謂之徵惟不平故能平及其稱平正以不平故也惟不徵故能徵及其稱徵正以不徵故也卽齊物論所謂不可然不然者又卽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稱知之盛者正不當以平求平以徵求徵也今夫智慧聰明言語文字譚道者烏能舍哉然此其指也非月也此其糟粕也非精神也可

以爲使而不可以爲徵者也。惟神者能告之，惟神者能徵之，執役者明也，主宰者神也，明之不能勝神久矣。愚者乃欲以智慧聰明言語文字區區之臆見以入於人務外功而誦內脩末矣。故終身服役無成功也。悲夫！蓋明者人之識神，神者人之元神，人多認識神爲元神，故流於鬼道。莊子以不知爲宗，而欲人返本還源，歸性命之真以作此書，故於此深致意云。此節是莊子自敘其立言之旨也。

天下第三十三

雜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白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
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惡音烏離去聲行去聲分扶問反

此篇莊子自敘其著書之意歷舉當時之方術而

論列之以見已之宗乃神明最上一乘而世人之學皆淺淺從枝葉上起議論失神明之本與已大相懸者也謂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各以其所有者爲不可加矣乃古之所謂道術者何所在哉有所在則限於方隅而不能相通不可謂之道古之所謂道術者無所不在也且入流動充滿於天地間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謂之神神何從降乎藏於人心英英萬古不滅者謂之明明何從出乎得此道者謂之聖聖何所生乎行此道於天下者謂之王王何所成乎皆原於一一者太樸混沌不

散之物絕無一切對待蹤跡限量名言無有邊際
不可忖量非情思學解可得千類萬類皆是一類
餘二卽非真這方是大道宗旨不離此宗者謂之
天人不離於精者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者謂之至
人三樣人雖同亦有等級如精金之色美玉之情
不可一例看得者自別若乃以天爲宗以德爲本
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者謂之聖人雖亦不離於宗
而既有道德之名似亦少遜於前三者矣又若以
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有仁
民愛物之名於天下者謂之君子此則已離於宗

而失道德之源只從四德上起見解止可謂之君子而已猶華封人所謂吾以子爲聖人若然君子也第能修身謹行成名於天地間耳豈足與語聖人之道而况天人與又若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以事爲常若此者皆養民之理有司之事不必君子而能也雖至人之所不廢而不可謂之大道也法謂法度故有分別名是名稱則有表著參者參其情稽者考其事以此爲驗爲決參稽之數則一二三四之類而百官之事皆以此相齒序也以事爲常者以人事爲日用之常出

作入息日日辦此而不休也事莫大乎衣食以蕃
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此一日不可闕者故曰常
自以法爲分以下無非爲民而設故曰皆養民之
理也李元卓曰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
乎不在期之以在有邪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古無
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
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
毫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邪古之人常言之矣
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
螻蟻有在於瓦礫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

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
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
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睨。卽
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
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
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
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
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於宗神人得之不離於精
至人得之不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
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

之文古之人卽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謂之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也惜夫大全裂道德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謂道術在是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畧與大澤共虛一毛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而大體未始有離也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

家不立其原一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
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
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
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
術將爲天下裂辟闢同行去聲分扶問反好去聲稱去聲

惟古之人爲能抱一無爲備而不分故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莫不明於本數而
繫於末度本末兼舉體用互入雖爲仁義禮樂之
事以至於名法參稽之末而未嘗離於道德之宗

故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用無所不在未嘗限於方隅而有定也今雖往而不可見矣然其治天下之迹明而在歷數者如律度量衡之類舊法世傳之史典籍之中尚多有之其精微者在詩書禮樂鄒魯搢紳先生尚多能明之其數之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不可得而廢者如農圃醫卜之流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皆古人治天下之具出於本數而發於末度者也豈謂可廢哉顧當以道德一之而後不離於宗可以稱內聖外王之學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凡中智以下各以

其一隙之明窺見一斑遽謂道在是矣竊竊焉家
驥人璧而自好之譬如耳目鼻口皆適其用而不
能相通又如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不
該不徧止稱一曲之士於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離古今之全而鮮有備天地之美副神明之
大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爲其意之所欲爲者以道術名悲夫百
家從此往而不返必無復合之期矣後世之學者
不幸生不逢年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道
術遂將爲天下破裂而不可收矣吾安得不探神

明之秘闡道德之原發人甕雞埴毒之見而還之
舊觀庶幾不離於宗也哉若此則歷詆聖人以下
亦有所不得已矣然莊子雖歷詆大聖而此敘中
絕無詆之之語以鄒魯縉紳家列於簡首不與諸
家伍然後敘墨子而下諸家則固有分寸在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
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

朕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

士也夫

墨翟宋大夫禽滑釐滑音骨翟弟子也大過大音泰後大過大多大小少故此好去聲夏戶

雅反辟音壁重平聲樂而音洛穀苦角反行下孟反離去聲採七曹反稟音記韜音似腓音肥朕音勉脛

音幸擲側筆反跋其逆反音展矚紀略反音孺麻曰

已齒也鄧陵子也皆墨弟子倍音佩警音紫箭音難

作音誤巨子墨家號其先生之名行下孟反治平聲好去聲舍上聲夫音扶

古入之道術亦有敦尚樸儉而不爲後世之侈愛

惜萬物而不忍輕有所費謂輝煌度數爲無用而

不之貴厖厖以繩墨自檢制而積其有餘以爲世

間不虞之備。若此者，墨翟、禽滑釐二人聞其風而悅之，以是爲宗，而又爲之太過，止之太拘，爲非樂之說曰：吾以此節用，於是使人生無歌咏之適，死無衰麻之服。又汎愛兼利，而以鬪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其道，尚同毀先王之禮樂而行其儉約之說。昔自黃帝以來，皆有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喪禮，而彼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此法教人，恐不愛人，以此法自行，亦不愛己。今墨子之道，雖盛行，未敗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與人情類乎？其生也勤，其死

也薄其道大轂使人憂悲其行難爲恐不合於聖
人之道反天下之惑天下之人皆不堪之墨子雖
獨能而安能強天下之從已旣與天下離而可稱
外王之道乎墨子之道自謂出於禹其言曰禹湮
洪水足迹遍於九州四夷親操橐耜以糾治之至
於腓無胈脛無毛深甚風櫛疾雨勤苦若此而况
於我輩乎故當以裘褐爲衣屐屨爲履日夜不休
以自苦爲極不如此非禹道也不足爲吾弟子又
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與夫南方之墨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子之書而時倍謫不盡

同人詆之爲別墨。凡爲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毀。以觴偶不忤之辭相應和。推其門之高座弟子爲聖人而願。尺祝之冀得嗣其宗派相爭真贗。至今不決。其尊翟之道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而行非也。將使後世之學者必自苦以胼無胥。脛無毛相尚而已。友於人情亂之易而治之難也。雖然墨子亦可謂天下豪傑士矣。真吾所謂自好者矣。若求行其道而不得。雖枯槁以死不舍矣。可不稱天下才士也哉。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大小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

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伎音至，鉞音刑，別彼列反，晒音。

而說音悅，舍上聲，強上聲，爲去聲，行下孟反。

古之道術固有和調混合於俗，無所累患於物，無所文飾於人，無所苟且於衆，無所伎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與我之養皆足而止，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自顯其心者，宋鉞尹文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製冠如華山狀，削成而四方者，戴之而自表異，其接遇萬物則以辨物居方，寬容赦宥爲始形，容心體以立教，其言曰：心之爲用，所以聯合歡而

調海內者也。聊者和也。聊合歡有寬容赦宥之義。調海內使之各得其所。有辨物居方之義。請置此心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人不聽而猶強聒之。不舍故其書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之意大多而自爲之意太少矣。其於天下之人無不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爲弟子。其言曰。請但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飽。若弟子雖饑不害。不忘救天下。日夜不休。曰。天下若飽。則吾豈有不活之理。可謂揮斥高大。強力忍詬之。

士哉其言又曰君子當務其大者不宜爲苛察小
明以驚口辯不宜以身借人而爲報恩從仇險異
之行皆無益於天下不如勿爲也惟以禁攻寢兵
爲外事以節情寡欲爲內學雖其小大精粗爲說
尚多而制行歸趣適止此已無他奇矣是未聞大
道者也宋鉅卽宋榮子說見逍遙游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循有在於
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

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鞞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魫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躑，不免於非。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音易

異於知音智下棄知用知同去上聲冷音零太音泰冷汰猶沙汰也漢音奚髀戶寡反誤髀訛倪不正貌行去聲下人之行同推直追反拍普百反軌音緩斷音短舍上聲師知去聲魏音危飄音標還音旋磨音未佐反隧音遂同也夫音扶離音川窳况逼反逆風聲惡音烏魫斷即上文軌斷字少與耳躑音委

古之道術亦有大公而不黨，平易而不偏，如吹

快然而無主定隨物所赴不與之二不起心不任
智物無揀擇與之俱往是亦一宗也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首以齊萬物爲事其言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各有所
偏惟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此道所以爲大也
天地且有能有不能萬物豈無不可哉故事不
可揀擇揀擇則不能周徧矣人皆有能有不能任
其天性不必強教教則不能至道矣惟道始能無
遺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不選不教故得無遺若強
之而至於不徧不至反有所遺矣其說如此是故

慎到之道棄知去已而遇事之來皆不得已而後起清汰於物不着不沾以此爲理其言曰人若強知其所不知必將迫近於知而不免幾傷之者也何益哉故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譏天下之尊聖譏髀不定貌縱縱恣脫略也椎拍乾斷皆刑截者所用屈折矯揉順時宛轉勿論是非苟免於世不師智慮不知前後巍然不動如是而已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若飄風之回若飛羽之旋若磨石之轉故能自全而無譏動靜皆當而無罪何以故蓋天下惟無知之物始無立

已之患與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而終身無譽
譽雖不及毀亦免矣故學者當若無知之物而止
烏用賢聖爲惟土塊不失道故人皆安之也其說
如此豪傑之士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護生人有
爲之行而尚死人無知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而得其所謂教則不至之說彭蒙之師
之言曰古之有道者至於人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過而不留應而無迹若逆風過物之聲窸
然而已惡可言哉其說如此故常反於人而不爲
人所從已亦不免於委曲以從人其所謂道不可

謂之道所謂是不可謂之是三人未知道也雖然不可謂之無所聞亦得道之膚矣世人不知則謂之非道而道人觀之豈無取焉觀莊子齊物論及秋水篇多此意顧三人止得其流而莊子直探其源則相去遠矣大率三人其鄉愿之流與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

者和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音滂

淡聃音耽，湯音忽，垢音苟，歸音鬼，費音沸。

古之道術，有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者本在內而至精，至精則愈積愈精，安見其有餘。

未在外而至粗至粗則不當積積之更爲累豈非
不足之事故曰微妙玄通不可測識良賈深藏若
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聖人不積既以予人已愈
有既以予人已愈多是也古者有此道矣關尹老
聃二人聞其風而悅之老子則建之以常無有主
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與萬物爲
實老子之言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常無者無極之真常有者二五之精常無者不
動之體常有者感通之用常無者真空常有者妙
有有無相生直常不變故曰建之以常無有老子

曰夷希微三者混而爲一。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有無二者，猶不免於對待。混而爲一，則所謂窈窈冥冥，其中有精者，故曰主之以太一。以上皆語道體也。其用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故曰以濡弱謙下爲表也。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則其空非頑空，乃不毀萬物之空也。故曰以虛無不毀萬物爲實。以上道之用也。老子之道如此。關尹子之言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人惟以有心迎物，故心見於外，而物反得以蔽吾之心。有如在己者，本廓然蕩然絕。

無偏生由是人各以其所挾持者來叩我既無先
發彼不得不竭其情吾因以形付形則妍媸美惡
自當其分故曰其動若水無心自流其靜若鏡雖
照不照其應若響雖鳴不鳴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與物大同焉者和得無所得得焉者先歟當先
人而常隨人主應而已故老子又曰知其雄守
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爭先
已獨讓後謂有道者必當受天下之垢也人皆貴
實已獨貴虛謂無所藏者乃歸然有餘也其行身
也舒徐簡儉而不多費漠然無爲而笑人之巧利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爲苟免於咎足矣得與亡孰病也以深爲根如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以約爲紀如所謂治人事天莫如嗇者曰堅則必毀銳則必挫常事寬容而不務嚴削可謂至極之道矣若二子者其古之博大真人哉曰博大又曰真蓋并包六合而不離於宗與神明俱者也若是乎莊子之尊之矣胡不以已附於二子之統而別稱一家何哉詳莊子之意謂老子渾樸慈儉有無雙存乃應化之真人也而已則高明儻蕩獨與造化游直是本體真人非其的派故不肖稱衣鉢弟

子然道則無二矣故每每獨尊之云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
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觴見之也以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質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
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運徙無傷
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
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獨適而上遂
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芴音忽與平聲箭音羈倪音詣
宛轉相從貌參初林反差初宜反數尺叔反辟音關
稠音調蛻始說反

古之道術亦有窮性命之歸通晝夜之知其體則
芴漠無形其用則變化無常視死與生爲一途與
天地而俱存與神明而俱往荒乎何之忽乎何適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遁畢羅萬物而莫之歸若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虛遠之說廣大之言
無窮盡之辭時放任縱恣而畢其口吻亦不偏黨

亦不綺介以爲世方沉濁不可以雅重之言與之
談故以卮言爲曼延以重言爲考質以寓言爲廣
博獨與天地之至精至神者往來相應而不屑睨
視夫萬物以爲此皆未數不足置諸口頰也至於
物論之是非則以環中之無窮應之而不加譴責
與之並處而不爭其書雖瓌瑋宏壯可驚可駭而
連亻和混與物無所傷害也其辭雖參差不齊或
短或長而詼詭滑稽殊可以覽而覲也彼其流於
旣溢之餘發於持滿之後有弼中彪外而不可以
已者故亦不自知其談之所以然上與造物者游

而下與一死生無終始者爲友所謂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者自謂其有獨得故可以乘天地之正御
六氣之變以游無窮死生亦大矣而不與之變其
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與世之拘曲儒者不
同其於宗也可謂與造化神明調和順適而上遂
矣本者何卽前所謂以德爲本者也本於天德之
自然而廣大無垠幽玄莫測不爲仁義以下之談
也宗者何卽前所謂以天爲宗者也手攀月窟足
躡天根洞陰達陽游於無何有之鄉與神明俱無
極也此莊子所謂內聖之德也又不肯自謂無用

故曰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荒乎昧乎幽遠而不可盡蓋言應物無迹運化不窮外王之道無不備舉無爲而無不爲還斯世於容成栗陸之上可也故曰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其來不蛻者凡體與用離則蛻治天下而不離於宗故曰不蛻也莊子之自任如此蓋自謂秦皇以來一人握元氣之權輿而游垓埏之無窮也視世事皆醒寤糞土不足爲不得已而爲之將使大地皆化爲黃金其志如此豈屑附於老聃之統且自狀以爲謬悠荒唐恣縱之徒也甚似哉其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

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圓杓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中去聲脫音詣側視也觀去聲樂音洛張女展反音輾杓如銳反景影同鏃子木反

驪音黎棰章蓋反

天下學術各有師承各有宗旨獨惠施之學第騰口說絕無意謂雖著書多至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其歷覽萬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謂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大一有小一從至大處起數向小邊來謂

之大下從至小處起數向大邊去謂之小一又云
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爲一類
薄小爲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
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
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又云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
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又云日方中方睨物方生
方死日方中中不可留晷將繼之矣人方生生不
可留死將及之矣又曰居西者呼爲中處東者呼
爲晷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

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燕而昔來夏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不異是也則今日適燕可以謂昔至矣或曰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亦可此環可解者一動一靜則連環未嘗連也且環之實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哉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爲天下之中皆謂之中亦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由上諸言止是反同爲異反異爲同初無奧義惠施以此爲大學問以觀示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人因爲傾動而樂從之增益其辭如云卯有毛使卯無毛則生之後安得有毛惟其有毛故殼而毛也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着地

而不行矣。郢有天下，郢有王也。又燕北越南皆爲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亦可。且孔子曰：天下猶是也。謂郢之全有天下亦可。犬可以爲羊，羊犬之名從人之呼而已。犬生而名之爲羊，則終犬之世呼羊而搖尾至矣。况犬肯入羊之羣乎？馬有卵，夫馬能生騾，騾非馬矣。安知不再傳而爲卵乎？丁子有尾，丁子者蝮也。蝮之始生曰蜎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火不熱，熱者火用，非火體。火之質本陰也。又火之前爲木，木不熱，火之後爲炭，炭不熱，前後不熱，中安得熱？且火尚不能自濕。

也又况天下之有寒燄也南方有食火之獸也皆
不熱之類也山出口空谷能應又能吐雲霧也輪
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譬
夫馬之善行者足不動塵如浮空而去然又諺謂
人忙不住者曰脚不落地輪忙則亦不輾地矣目
不見指不至據公子牟言蓋云無視則皆見有視
則有不見矣無指則皆至有指則有不至矣或云
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無緣安得見乎指能指物安
能至物故指不至至不絕者既謂之至則不絕矣
絕則安稱至乎龜長於蛇者長於蛇故能制蛇否

則爲蛇所制矣。矩不方，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
惟規亦然。本無圓相，况爲方圓者匠也。規矩豈能
爲之哉。鑿不圍柎，鑿之孔小大定矣。不以有柎而
實無柎，而虛先有柎，而圍之者，可謂圍柎也。飛鳥
之影未嘗動，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
自動爾，何與影事。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公子牟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有行
矢相屬，前天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啣絃視
之。若一鈞後於前故也。若是則未見其有行有止
之時矣。或曰：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貫其心，不

可謂之止狗非犬既曰狗又安得稱犬黃馬驪牛
三公子牟曰形名離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三
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
可矣孤駒未嘗有母公子牟曰非孤也小馬有母
者謂之駒無母安得稱駒乎且彼生而未嘗見母
則謂生於空桑亦可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今日取上半明日取下半上下循環何竭之有
以上惠施及當時相應之論未嘗無理但無宗旨
其萬物一體一句儘可爲宗旨而施又不能獨以
爲譚資耳所以莊子惜其無成也在釋氏謂之弄

精魂吾道直謂之伎。學者之大戒。僕之所解。雖未必盡得彼情。而當時原無玄旨。若舊註有云。數之所起。自無適有名之所指。從人假呼。人情則有分別。道眼原無彼此。又引擎論云。旋。飈。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中間。此等見解。却有人宗旨在。非惠施所知。止以公子牟等語推類求之。當時之意。不過如此。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圍。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蝨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

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

走也悲夫

知音智倚崎同音雞棘音了徧爲去聲與鳥報反蚤音盲駘蕩亥反廣大意

當時之辯者日以此等語與惠施更相應和窮年
卒歲無有已時如桓團公孫龍之徒簧鼓人之心
移易人之意但能勝人口不能服人心往往角勝
於詞場者甚多而惠施日以其知與人辯既無詮
理之功亦乏用世之效特與之爲怪凡前所云者
其大抵也樂正子輿言公孫龍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意正同此蓋
乍聽之若不可解既解則索然無餘味此喋喋利

口舌辯之雄而已。而惠施方自以爲賢。曰：天地間
吾言必增而壯哉。蓋施徒存雄心而無學術者也。
南方有畸人黃繚者，嘗問天地所以不陷不墜及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意氣颺舉，不辭謝而應。不
思慮而對，徧爲說以告之。告之不已，乃爲怪說以益
之。蓋今列子所載殷湯夏革之問答及女媧鍊石
補天、巨鰲舉首載地等言，想皆此輩撰出也。惠施
惟以反人情之事爲實，欲強辨勝人而盜其名，是
以與衆不合。弱於德而強於物，其塗太僻，與矣。由
天地之大道而觀惠子之小能，譬之一蚤一蚤，集

於丘莽之下也何所用之以充萬物之一數猶之
可耳而曰愈於貴道者此於道無萬分一也曾幾
何哉惠施方技瓌不能自寧散精神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成其名惜乎才如惠施亦不多得乃
放蕩於辭辯之間而不得真源之趣馳逐萬物之
末而不反寧一之途是猶窮響以聲競形於影不
出於庸人稚子之見又何取於才士也天選其形
而以堅白鳴悲夫宋有少年暢潛道者見司馬公
論性善惡混不休司馬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
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問莫鏤應不料曰

其應舉得祿爾嗟夫惠子之辯也意者亦猶夫暢
生之得祿也吾又悲夫世之爲惠子暢生者比比
也

莊子通卷第十終

萬曆日丙申年仲
夏月八閩書林
鄭氏光裕堂梓